

万历帝宠不重来

隋炀帝元配萧皇后的情感经历

追月逐花 著

下

历史上，唯一以公主之贵，却在民间长大的野丫头；
乱世中，唯一以皇后之尊，却嫁了六个帝王的贵妇。
她是男人追逐的梦中情人，将揭开年近五十还能征服男人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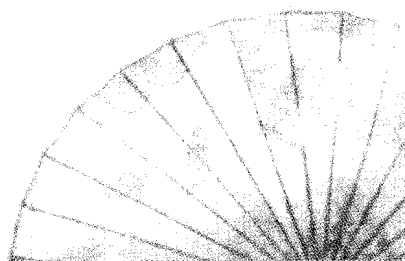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牙力帝
宠不表

追月逐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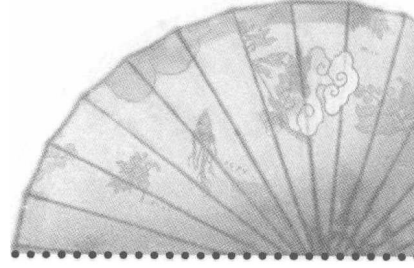
目 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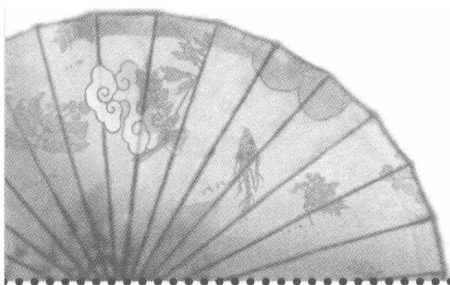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被遗弃的公主	001
第二章	远嫁至隋	008
第三章	天神般的男子	014
第四章	不甘人下	020
第五章	其他的女人都葬土	027
第六章	颠覆传统	034
第七章	隐藏的秘案	040
第八章	苦命人只有死	046
第九章	杨广的野心	052
第十章	毕生之惑	059
第十一章	巧夺之策	066
第十二章	没得逃	073
第十三章	绝妙的陷害	079
第十四章	毒牙初露	087
第十五章	晋王夺嫡	093
第十六章	弃天下	100
第十七章	母后不糊涂	106
第十八章	爱人的凌辱	113
第十九章	心远如隔天涯	119
第二十章	危险的女人	128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贤妻的醋意	135
第二十二章	初探妖冶	143
第二十三章	乾坤惊变	150
第二十四章	败坏人伦	155
第二十五章	独孤皇后的影子	162
第二十六章	初为悍妻	169
第二十七章	怕添新别离	176
第二十八章	旧人黯然入樊篱	183
第二十九章	形艳丽而独居	190
第三十章	临死前的怨毒	197
第三十一章	真面目	204
第三十二章	奢侈的开始	212
第三十三章	伤人与自伤	219
第三十四章	争宠不成反被辱	225
第三十五章	覬觐与垂怜	232
第三十六章	走马灯	239
第三十七章	最珍贵的人	245
第三十八章	旧梦重温	252
第三十九章	大厦将倾	259





目 录

第六十一章	红颜祸水乎	409
第六十二章	英雄好色	415
第六十三章	宫闱疑云	421
第六十四章	英雄背后美人苦	427
第六十五章	辉煌功业照白骨	433
第六十六章	扫天下者不扫屋	438
第六十七章	压抑的老二	445
第六十八章	心乱如麻	451
第六十九章	三岁知老	458
第七十章	红颜知己	465
第七十一章	夕阳未必不风流	472
第七十二章	风花雪月	479
第七十三章	冥冥之中有天意	486
第七十四章	最后一次贪心	492
第七十五章	萧皇后的厉害	499
第七十六章	忠臣也气短	505
第七十七章	蔑视男权的女人	511
第七十八章	谁是狮子骥	517
第七十九章	女主武王	524
第八十章	终成传奇	531
后 记		534



第四十章 最后的时刻

没想到，没想到啊！原来当初的疏离，不仅仅是因为杨广喜新厌旧。虽然并不能就此说他完全无辜……但是，但是萧美儿就是为他觉得悲哀！

“皇后何出此言？难道……”杨广的思维仍旧敏捷，立即明白萧皇后为什么要这样说，脸上的表情忽然异常复杂，既是怒，也是悲，也有悔，却也既不是怒，也不是悲，更不是悔，“皇后不必……明珠那个贱人死有余辜，皇后自然……是可以跟朕说话的……”

他的区别对待并没有让萧美儿感到骄傲，反而让她更加悲愤：什么不一样？她也是你的妻室，说的也是金玉良言，为什么她就不能劝你？

萧美儿嘴边浮起一丝悲凉的冷笑，眼睛里冷光甚盛，翻起眼皮看着他，声音也像冰河里的冷流，“也就当臣妾是为大隋江山戴孝吧！”此话出口之后她就感到一阵虚脱。她当然知道这话有多严重，可是她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存心想要激怒他。这么多年来，她戴着面具在他身边唯唯诺诺地过活，她已经受够了。现在即使会遭杀身之祸，她也要把面具丢下来！此时她的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期望，不由自主地热切地看向他：这些年来，由于她戴着面具，他的面容在她眼里也模糊了，现在她可以再度清楚地看着他吗？

杨广听了萧美儿的话之后呆若木鸡，脸像被人掴了耳光一样猛然肿胀了，眼睛也涨红了。就在他快要迸发雷霆之怒的前刻，他的表情忽然由愤怒转为悲凉，长长

地叹了一口气，“看来你是来质问朕的。那就好好质问吧，朕也有很多话想跟人说。”说到这里，他的心头忽然涌起一股深重的使命感。是到把一切都跟她讲清楚的时候了，就是因为什么都不跟她讲清楚，他们的夫妻关系才会变得如此可悲。

“那好。”萧美儿并不相信他的话，但因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就不再畏缩，冲口就问，“那先帝……是您杀死的吗？”此话一出，她无比惊骇。她也没想到她最先问的是这个，难道她一直很在意这件事……对了！要说起她和杨广感情的疏离，正是从那个时候真正开始的，她现在才发现！

这个问题对杨广无疑杀伤力巨大。他像被人捅中了心窝一样身体一颤，脸忽然变得铁青，露出了非常惊恐的神情，就像地狱已经在他背后张开大口一样。

见他如此，萧美儿的心也揪紧了，不知不觉地捏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虽然她已经无数次想过可能是杨广杀了隋文帝，但从来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也不能是真的！她的丈夫虽然不够好，但不能坏到弑君杀父啊！

杨广极度恐惧之后，忽然平静下来，脸上显得极度悲凉。他微微地动了动嘴唇，轻松而又无比沉重地吐出一句：“不是我杀的，但和我杀的没两样。①”

萧美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紧张和迷惑已经让她的目光有些恍惚。

杨广缓缓地述说着，表情似乎要滴出苦汁来，“当时我和宣华在花园里私会，被他发现了。他本来就已病入膏肓，气得吐血而亡。死前大骂我，说要废我重立。我赶紧命杨素他们调禁卫兵围住皇宫，他在禁卫军还没到的时候，就……断气了。他虽然不是我杀的，但也和我杀的没两样……我不想杀他……他毕竟是我父亲……杨勇哥哥和兰陵妹妹，虽然也是因我而死……但都是他们自己死的……不是直接因为我……”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眼泪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流了下来，神情无比地恐惧悲伤，就像犯了错误、渴望得到原谅的孩子。

萧美儿的心被触动了，眼泪也流了下来，一时间竟忘了他所有的错，只想去摸他的脸。

① 关于杨广是否杀害了隋文帝，虽然演义小说及野史中说得活灵活现，但正史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从隋文帝死前说过许多遗言，比如说跟独孤皇后同坟而不同穴的情况看，也不像是被杀死的。



杨广哽咽了一下，忽然露出了自嘲的笑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对不起你了……我不是一见宣华就当你不存在了……我不是那样没有良心……只是父皇的事情……你不知道……知道后不知道你会怎样看我……宣华她知道……但没有怪过我……”

萧美儿紧紧抿着双唇，紧紧地闭上眼睛。象牙色的脖子和额头上都暴出了青筋，像被人扯着一样剧烈地跳动，眼泪更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她现在对流泪已经毫无感觉，只能任它恣意地流淌。

没想到，没想到啊！原来当初的疏离，不仅仅是因为杨广喜新厌旧，虽然并不能就此说他完全无辜……但是，但是萧美儿就是为他感到悲哀！

杨广说完关于父亲归天的隐秘后便停止了说话，看起来非常激动，整张脸都在剧烈地抖动，脸上漫着一种奇怪的神气，就像在等着自己号啕，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号啕，不由得自嘲地笑了笑。看来自己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自己之前预想的那么激动。哈，真有必要那么激动吗？自己的死期说不定也快了，谈起别人的死来，还需要激动吗？

“其实就算你当时在场，就算你事后原谅了我，恐怕我也会猜疑你吧……”杨广轻轻地用手指掸落了眼角上的泪滴，脸上自嘲的味道更浓了，“也得怪我，或者说怪我的人生。我从小就喜欢把真正的想法隐藏起来，跟身边的人要谋略。我看到他们被我蒙骗，把我编造出来的想法当成我真正的意思，就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是因为父皇和母后过早地把我们兄弟划分了阶级。我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我不可逾越、最终将成为我的主人的哥哥，这种感觉，你能了解吗？”说到这里，杨广的眼睛忽然变得无比地清澈明亮，浸满了泪光和期盼，期盼萧美儿能理解他。

萧美儿抿着嘴唇，深深地低下头去。她不知道说自己理解他，是不是就等于肯定了他的错。他的感觉，她是理解的。在她被放逐到宫外的日子里，她无时无刻不在品尝，但是她和他不同，她没有去斗争，而是无声地在忍受——她至今都不知道那是对是错。

杨广深深地叹了口气，语气中却包含着释然。虽然萧美儿没有说话，但他已发现她能理解他的想法。他的声音愈加低沉，渐渐地深入到自己的灵魂里，“我一开始觉得这样很好，后来却发现这很不妙。欺骗所有人的结果，就是觉得所有人都在

骗我。我对所有的人不得不多加小心，对谁也不敢信任……”

萧美儿仍旧是深深地低着头，脖子却在微微地颤动。她心中有个老大的疑问，像岩浆一样烫，像毒蛇一样乱钻：你既然谁也不相信，为什么要相信宣华夫人呢？为什么相信她真的原谅你了呢？

杨广的眼神越来越阴霾，表情就像自己已经沉入了深深的水底。他现在已经触及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部分，“现在该说说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吧。以前我都不愿承认这是怪我，但仔细想想还是怪我。除了时势不站在我这边之外，我还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我太想建功立业了，不仅仅是因为我有远大的志向，如果仅仅是以志向为动力的话，我会少犯很多错误。我……登基之前实在压抑得太厉害了，登基之时也有阴影，登基之后以前压抑的东西忽然都释放出来了。我竭力想抹去登基后的阴影，想一下子就建立数不清的丰功伟业……我就这样走偏了，”说到这里，他因激动而紧绷着的脸皮忽然垮了下来，脸上堆出了无数的皱纹，显得非常地苍老，“但是身为帝王，走偏了就很难转回来。因为你能调动的东西太多了，就算你想转头，那些东西仍然会推着你向前走。我也知道自己走错了，但是不能说出来，因为那些推力，也因为我的自尊，只有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错，闭着眼往下走。而且，我的身边……”

杨广想说这些年萦绕在自己身边的尽是些只知争宠和奢靡的庸脂俗粉，唯一贤明的她却不敢说话，临开口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脸说这些。是他自己把贤良简朴的元配钳制起来，让她不敢说话，再一头扎进这些庸脂俗粉的怀抱里的，怪得了别人吗？

杨广的脸上现出了十分难堪的表情，却也显出所有的遮盖布都被剥掉后的坦然。他干脆对自己的错误不再遮掩，直截了当地说：“而我又在女人身上犯了错误，把自己的耳朵放到了错误的人的嘴边。我之所以会找来这么多女人，不仅仅是因为疏远了你和失去了宣华之后心里寂寞。我是个好色之徒，一直都是，登上皇位之后性欲便被放大了。我是无法满足于只有一个女人的，不管那女人多么的美丽贤德。我错了，真的。”

萧美儿慢慢地抬起头来，眼中充满了沧桑的释然，还有抽动着的感动。虽然这个答案并不能让她感到舒服，但她还是要感谢杨广，因为他不再用那个冰冷高远的

“朕”来称呼自己了，他对她说了实话，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的口吻，而是以一个丈夫的口吻。不说别的，就凭着杨广对她说了实话，她就可以原谅他了。

“谢谢您对我说了实话，臣妾不胜感激。”她非常轻松地说出了这句话，虽然语气沧桑悲凉。仿佛她这么多年受的苦，已经被一阵不期而至的风吹散了。

杨广释然地笑了。萧美儿的原谅，让他了却了所有的遗憾。朝政上的错误，他已经认了。如果死后仍然被自己的发妻怨恨，他却是无法忍受的——他从来没有高看过自己的妻子，甚至深深地歧视她，此时却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在意她的想法。

“你能想通就好。”杨广挤出了一丝笑容，脸上已经现出了虚脱的表情，“你先下去吧。我累了，晚上再跟你继续聊。”

萧美儿眼泪已经溢出眼眶，却平静地拜别他，掉头就走。她虽然不想离开他，但知道剩下的时间要交给他自己。他一定不想让她看到他颓废的样子。她虽然不在乎，但要顾及他的自尊。

萧美儿流着泪往外走，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向冰冷的海底深入了一分。当她即将跨过门槛的时候，杨广却又把她叫住了。

“我之所以会相信宣华，”在迷离的灯影中，杨广缓缓地转过脸来，目光悲哀而沉静，却也蕴涵着浓浓的柔情，“只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看透了她的孩子而已。而你，是那么的识大体，那么的聪慧，又是那么的沉稳……我一直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看透了你！”

萧美儿身体一颤，忽然逃也似的冲出了房间，眼泪随着她的脚步，碎珠似的四下掉落。她对杨广的怨恨，终于因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而终结。虽然他曾经离弃了她，虽然她仍然记得自己的痛苦，但是错过，要比背叛令人好受得多！刚才他分明是在告诉她，他当初离弃她并不是因为他更爱宣华夫人。他最爱的人，始终都是她！

这听着像真话，又不像真话，但不管是不是真话，她都要感谢他！

哈哈，说什么没有看透啊！萧美儿悲凉而又旖旎地笑着，觉得自己的心都已经破碎融化，正顺着眼睛肆意地流淌：你分明早就看透我了，否则怎么会对我说这些话呢？

可是……可是……萧美儿在回廊里停住了脚步，把头靠在墙上，用宽大的袍袖

遮住头脸，阴影中的脸上竟是一片羞惭：我知道你原谅我了……可是我还是很愧疚……为什么要宽宏大量呢……这样只能让我更难受……

刚才杨广似乎什么都说完了，但萧美儿知道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说。那就是在她“逼死”宣华夫人之后，他对她的想法。她知道他的疏离很大部分是因为这件事，她也知道，失去心爱的女人的痛苦，不是用这种程度的复仇就可以抵偿的。他没有提这件事，分明已经原谅她了。

萧美儿哭够了，凄然地回过头去，眼神中是莫名的悲哀，却也有着浓浓的深情，甚至还有一种另类的欣慰。她朝跟在她身后噤若寒蝉的宫女勉强微笑了一下，揉着已经红肿的眼睛，款款地朝自己的寝室走去。她要命惠儿从冰窖里采来最洁净的冰块，敷到自己脸上消去浮肿，再用最上等的脂粉，好好地打扮打扮。晚上再带着迷人的微笑到他那里，和他好好聊聊——也许明天就是末世，但她觉得，也许他们夫妻还能度过一段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晚上宫里便已经大乱。禁卫军忽然造反，直杀入皇宫来，要取杨广的性命！萧美儿得到消息之后，只想着自己要与杨广生死相随，发疯似的要到杨广的寝宫去。惠儿和众宫女死命抱住她，杨广的亲信宦官马守忠更是跪倒在她的面前——他是杨广派来给萧美儿报信的，也担负着保护她的使命——叩头告道：“娘娘不必担心！陛下已经躲藏起来。娘娘现在到陛下宫中，只能碰上穷凶极恶的反贼！如果娘娘不慎被反贼污了名节，伤了性命，之后与陛下重逢时该如何自处？”

马守忠很会劝人。萧美儿听信了他的话，以为日后一定能和杨广重逢，便不再坚持去送死，和宫女们一起到僻静地点躲藏起来。然而事情的发展没有像马守忠说的那样美好。不一会儿便传来消息，一位夫人将杨广藏身的地方向叛军指出，杨广被缢杀，和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最喜爱的幼子杨果，而指出他藏身之地的那位夫人，正是袁紫薇。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萧美儿的眼前立即浮现出袁紫薇那带着诡谲而又高傲的笑容的脸，这张脸在她的眼里正慢慢地幻化成青面獠牙的鬼怪。

萧美儿紧紧地咬着牙，牙根已经渗出了鲜血。她现在恨不得化身为鬼，去把袁紫薇撕成碎片。原来她所谓的顺应天道就是这样啊！忘恩负义，卑鄙无耻，枉杨广还曾经那么宠她！

对袁紫薇的恨意固然炽烈，却也只在萧美儿的心里停留了一瞬，因为她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想。她孤傲地昂起头，从藏身之地走了出来，命宫女们给她穿上盛装。杨广已经死了，她当然要随杨广于地下，但是她不能藏起来偷偷地死，她要死得像个皇后。

是的，皇后。因为她本性谦卑，从来没有摆过皇后的架子，也从来没有真正体味过这个身份所包含的意味。现在她却真正地感觉到了这个身份的高贵和荣耀。是的，她是皇后，她是大隋的皇后！

萧皇后穿上礼服、戴上华冠之后，就端坐在寝室的中央。惠儿和宫女们惊慌不安地环绕着她——虽然她已经叫她们自己去躲藏，但她们却坚定地要跟她在一起，显然是要生死相随了。萧美儿很感激她们，也为她们感到悲哀和歉疚，但是这些心情都没有在她的心中占据多大的位置。她现在心里很平静，她们马上都要在黄泉路上再见的，到那时还是好姐妹。

萧美儿知道叛军很快会找到她们的，恐怕不会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活下去。叛军连幼小的杨果都杀，可见他们是多么残忍。自己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害怕，一定要死得像个皇后！

马守忠见她如此，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叩头不已，哀呼不止，“奴才错了！请娘娘恕罪……陛下已经知道无法和娘娘重逢，嘱咐奴才告诉娘娘的，是让娘娘好好活下去！奴才该死！欺骗了娘娘……”

萧皇后平静而又坚定地看着门口，看也不看他一眼。马守忠劝说无果，咬着牙冲出门去，想唤同伴来把萧皇后架走——危难当前，他已经顾不得是否无礼了。

马守忠刚冲出门就听见脚步声响，转头一看，宇文文化及已带着一队凶神恶煞的禁卫军走了过来。他表情狰狞，身上还带着杨果的鲜血。

马守忠感到脖子后面的寒毛全部乍起，忍不住想要逃跑，但想想杨广对自己的恩宠，还是咬牙站到了门前，伸出双臂，颤抖着呼喊：“叛贼不可无礼！这里面坐着的，可是大隋的皇后！”



第四十一章 不愿报仇

萧皇后见他如此，不由得有些惊慌。她不怕死，但怕他坏她的名节。

宇文化及用眼角鄙夷地看了看马守忠，简短地吐出一句：“阉狗，滚一边去！”

马守忠浑身都在颤抖，可还是乍着胆子喊了一声：“大胆……”话音还没落，他的喉咙上便鲜血狂喷。

萧皇后和宫女们在屋里听到马守忠被砍死的声音，身体都是一震。

宇文化及弯腰在马守忠的身上擦干了刀上的血迹，看了看紧闭的大门，嘴边浮起一丝冷酷而又残忍的微笑。里面坐的是他曾经深深倾慕过的女人，此时他的心中却没多少旖旎的感觉。他模糊记得自己当初如何爱她，却清楚地记得自己这些年来如何地恨她。他忘不了她高高在上的时候，看他如小猫小狗般的眼神。她在被皇帝冷落的时候一声不吭地收他的礼物，让他有了无数的幻想；她重新获得皇帝宠幸之后，送了一盒铃铛来就和他诀别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他看到她送回的铃铛之后，恨得只想把右屯卫将军的官印砸了，不当他杨家的官！

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但恨不会，被轻视被耍弄的愤恨此时变成了杀意。他恶毒地笑着，想着那个曾经高傲的女人现在一定躲在角落里哀哀痛哭吧，见到他之后一定会哀告饶命。那样的她一定很丑陋！丑陋也好，这样的话，他就能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宇文化及一脚踢开房门，带着禁卫军凶神恶煞地走了进来，一进门便寻找女人的哭声。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屋子里很安静。萧美儿镇定无比地坐在屋子中央，旁边环绕着一群虽然害怕但仍然安静的宫女。

宇文化及惊讶地看了看萧美儿的脸，立时被她的容光摄住了心魂。

萧皇后头戴珍珠宝石，身着绫罗绸缎，显得光华灿烂，却丝毫没有遮住她的容光，反倒衬得她面如朗月，令人不敢逼视。她脸上没有一丝胆怯和摇尾乞怜之色，只有高傲和肃穆，令人看不清她在想什么。这样的容貌，这样的气质，这样的服装，这样的环境，竟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圣气质，宛如女神。

宇文化及呆呆地看着，手中的刀不知不觉掉在地上。

萧皇后轻蔑地斜睨着他，开口说话了，“来者何人？”声音清澈，却寒得令人发抖。

“臣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竟不由自主地用恭敬的语气回答。

萧皇后的嘴边浮起一丝冷笑，沉着嗓子继续说：“你已杀害了圣上，还要来杀本宫吗？”

“臣不敢！”宇文化及竟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他心里清楚自己是为美人而跪，跟来的兵士却一片大哗。宇文化及恼羞成怒，回头喝令兵士们滚出去，再看看萧皇后身边的宫女一个个也很碍眼，又命禁卫军把她们也拖出去，让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萧皇后见他如此，不由得有些惊慌。她不怕死，但怕他坏她的名节。她不由自主地攥紧了藏在宽大袍袖里的细簪子——这是她早就预备好的，如果有乱军对她非礼，她立即用它刺进喉咙自尽。

说来也奇怪，萧美儿之前一直准备被别人杀，心里便没有犹豫，可是一想到要自裁，她就慌张犹豫起来。幸好宇文化及此时还没有对她非礼，而是站在那里打量着她，一边打量一面笑，眼中的色欲也越来越清晰。

萧美儿的心揪了起来，拿簪子的手心里已经全是汗。是该自我了断的时候了，她对自己说着，可就是下不了手。难道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当断不断、失去名节吗？从没有想到自己如此“怯懦”的萧美儿空前地慌张起来，脑中轰鸣着，几乎没法思考。

“没想到多年之后，娘娘您仍然如此美貌。”宇文化及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不会被萧美儿长久地震慑住。他现在虽然还不敢躁动，但他神情和语气里的躁动已经非常明显。

萧美儿情急之下把藏在袖子里的簪子亮了出来，抵在喉咙上，低声喝道：“大胆叛贼！你以为本宫是何许人？你若再敢无礼，本宫立即死在你面前！”生死关头，她的吼声也颇具威势。

“哎呀，使不得，娘娘使不得！”宇文化及慌了，摇动着双手喊道，并知趣地退开三步，“娘娘在我心中，是天神一般的人物，化及怎敢造次？”

萧美儿知道他这话是作不得准的，但手腕还是不知不觉地软了。她暗骂自己怎么这么没出息，情急之下，为了强化自己的决心，也希望能激怒宇文化及，痛快地给她一个了断，便大声喝道：“你不要痴心妄想！你杀了皇上，本宫恨不得将你剥皮拆骨！”

“娘娘您息怒……化及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宇文化及忽然说出这种话来，令萧美儿非常惊诧。她虽然不相信他的话，却忍不住想听他下面怎么说。

“娘娘有所不知，”宇文化及愁眉苦脸，就像他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此次兵变，不是因为化及思谋帝位。皇上待我宇文家恩德甚厚，化及万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此次兵变，是因为陛下久居江都不归，禁卫军中大多是关中人，思乡心切，不愿再随陛下住在江都，吵嚷着要自己归去。化及若放任兵士归去，被陛下知道了，怕是要掉脑袋，可是军心已变，化及已无法遏制。陛下近几年倒行逆施，亡国灭身是迟早的事……娘娘想必也知道……吾弟智及和部下便怂恿化及做下这般事……其实缢杀陛下时，化及也是十分不情愿，但陛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紫薇夫人指出，化及就算想要偏私，也……”宇文化及说到最后已是语无伦次，满面羞惭地低下头去，却又偷眼朝萧美儿打量。

萧美儿根本不信他的话，他如此推诿，令她更加鄙视他。但宇文化及说到杨广死时，立即提醒她想起是紫薇夫人害死了杨广。一股怒火从她空虚的心底直蹿上来，转眼就把她烧得心口发烫。怎么能忘了这个呢？她要是不是能为丈夫报仇，真是枉为人妻！可是……该怎么报仇呢？

萧美儿的心底忽然起了一个念头。那念头是如此的恐怖和令人厌恶，刚一萌生就被她拍下去了，可是它就是那么的顽强，又像妖怪的种子一样从心底钻了出来，转眼就粗壮起来，几乎要把她的心抵散了。

宇文化及见她沉默不语，但心中似有斗争，慌忙又恳切地说：“娘娘不要担心，化及万死也会保得娘娘周全……只是娘娘日后孤身一人，不知倚靠何人……”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又开始偷偷打量她。

萧美儿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心头的斗争也更甚，皱紧了眉头，咬着牙不说话。

也许是因为宇文化及心里包含着期待而让他的目光更加敏锐，他看出萧美儿虽然对他厌恶至极，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死，顿时放下心来——他觉得只要她不敢去死，他就有本事叫她回转。

萧皇后见他脸上露出恣意的神情，顿时慌了，知道再不做个了断，他恐怕马上就要恣意而为，可是她那不争气的手腕还是软软的没有力气，就是抬不起那轻飘飘的簪子往自己的喉咙里刺——其实不是手腕不争气，而是她人不争气，可是她只愿归罪于自己的手腕。

除了怕死之心越来越盛之外，复仇的意念也在增强。萧美儿想到紫薇夫人不仅害死了杨广，还把她逼到了这种死角，就恨不得立即食其肉寝其皮。虽然萧美儿已经决定死后去找她，但鬼魂之事是最缥缈的，说什么做鬼去复仇只是人死前无奈的感叹，她可不想对自己做这种空头允诺。为了复仇而活下去的意念在她心里越来越盛，但是她同时觉得这是羞耻而且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迟迟不愿做决定。

“娘娘，人死不能复生，娘娘再恨化及，也是于事无补。正如化及刚才所说，化及深虑娘娘日后的生活，更恐娘娘落入歹人之手……娘娘，恕化及斗胆，化及愿保护娘娘一生一世……化及让娘娘失去了一个皇后的位置，还能再给娘娘一个皇后的位置！”虽然他说得很谦卑，甚至有些摇尾乞怜，但是他那飞扬跋扈的神色已经越来越明显。

一丝冷笑爬上了萧皇后的嘴角。刚才那一刻，她已经看到了为夫君报仇的希望。从刚才那句话就可以听出，这个草包想要称帝。他大概只看到了帝位上的荣华富贵，却没有看到帝位下的刀山火海。他已经踏上了死路，她只要把他往死路里推